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八十二回 試御刑小俠經初審 遵欽命內宦會五堂

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，心中暗道：「好利害！怪道人人說包相斷事如神，果然不差。」他卻故意驚慌道：「沒有什麼說的。這倒為了難了。不報吧，又怕罪加一等；報了吧，又說被人主使。要不，就算沒有這宗事，等著我們員外說了，我再呈報如何？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就要下堂。兩邊衙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，連忙喝道：「轉來，轉來。跪下，跪下。」艾虎復又跪倒。包公冷笑道：「我看你雖是年幼頑童，眼光卻甚詭詐。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？」艾虎聽了暗暗打個冷戰，道：「小人不知什麼規矩。」包公道：「本閣有條例，每逢以小犯上者，俱要將四肢鋸去。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主人，犯了本閣的規矩，理宜鋸去四肢。來呵！請御刑。」只聽兩旁發一聲喊，王馬張趙將狗頭劍抬來，擱在當堂，抖去龍袱，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劍，放在艾虎面前。小俠看了雖則心驚，暗暗自己叫著自己：「艾虎呀，艾虎！你為救忠臣義士而來，慢說鋸去四肢，縱然腰斷兩截，只要成了名，千萬不可露出馬腳來。」忽聽包公問道：「你還不說實話麼？」艾虎故意顛巍巍的道：「小人實實害怕，惟恐罪加一等，不得已呈訴呀。相爺呀！」包公命去鞋襪。張龍趙虎上前，左右一聲吶喊，將艾虎丟翻在地，脫去鞋襪。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，入了劍口。王馬掌住劍刀，手攏鬼頭把，面對包公。只等相爺一擺手，刀往下落，不過「叮」一聲，艾虎的腳丫兒就結了。張龍趙虎一邊一個架著艾虎，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，面向包公。包公問道：「艾虎，你受何人主使？還不快招麼？」艾虎故意哀哀的道：「小人就知害怕，實實沒有什麼主使的。相爺不信，差人去取珠冠；如若沒有，小人情甘認罪。」包公點頭道：「且將他放下來。」馬漢鬆了頭髮，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，雙足離了劍口。王朝、馬漢將御刑抬過一邊。此時慢說艾虎心內落車，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僥倖的。

包公又問道：「艾虎，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麼？」艾虎道：「現在佛樓之上。回相爺，不是玉冠，小人的太老爺說是珍珠九龍冠。」包公問實了，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。該值的聽了，即將艾虎帶下堂來。早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，領艾虎到了監中單間屋裡，道：「少爺，你就這裡坐吧。待我取茶去。」少時取了新泡的蓋碗茶來。艾虎暗道：「他們這等光景，別是想要錢吧？怎麼打著官司的稱呼少爺，還喝這樣的好茶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只見郝頭兒悄悄與伙計說了幾句話，頓時擺上菜蔬，又是酒，又是點心，並且親自斟酒，鬧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。

忽聽外面有人「啞啞」的聲音，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，請安道：「小人已安置了少爺，又孝敬了一桌酒飯。」又聽那位官長說道：「好，難為你。賞你兩銀子，明日到我下處去取。」郝頭兒叩頭謝了賞。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：「你在外面照看，我合你少爺有句話說。呼喚時方許進來。」郝禁子連連答應，轉身往監口攔人。凡有來的，他將五指一伸，努努嘴，擺擺手，那人見了急急退去。

你道此位官長是誰？就是玉堂白五爺。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，他便連忙跑到公堂之上細細一看，認得是艾虎，暗道：「他到此何事？」後來聽他說出原因，驚駭非常。又暗暗揣度了一番，竟是為倪太守歐陽兄而來，不由的心中躊躇道：「這樣一宗大事，如何擱在小孩子身上呢？」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，說請御刑。白五爺只急的搓手，暗道：「完了，完了！這可怎麼好？」咱已又不敢上前，惟有兩眼直勾勾瞅著艾虎。及至艾虎一口咬定，毫無更改，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：「好孩子！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。這要是從劍口裡爬出來，方是男兒。」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，准了詞狀，只樂得心花俱開，便從堂上溜了下來，見了郝禁子，囑咐道：「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。少時下來，你要好好照應。」郝禁子那敢怠慢，故此以少爺稱呼，伺候茶水酒飯，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。為的是當好差使，又可於中取利。果然，白五爺來了，就賞了兩銀子，叫他在外瞭望。

五爺便進了單屋。艾虎抬頭見是白玉堂，連忙上前參見。五爺悄悄道：「賢姪，你好大膽量！竟敢在開封府弄玄虛。這還了得！我且問你，這是何人主意？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？」艾虎見問，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，道：「姪兒臨來時，我師父原給了一封信，叫姪兒找白五叔。姪兒一想，一來恐事不密，露了形跡；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，因此姪兒就喊了冤了。」說著話，將書信從裡衣內取出，遞與玉堂。

玉堂接來拆看，無非托他暗中調停，不叫艾虎吃虧之意。將書看畢，暗自忖道：「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，不肯先投書信。可見高傲，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。」便對艾虎道：「如今緊要關隘已過，也就可以放心了。方才我聽說你的口供，打了摺底，相爺明早就要啟奏了。且看旨意如何，再做道理。你吃了飯不曾？」艾虎道：「飯倒不消，就只酒……」說至此，便不言語。白五爺問道：「怎麼沒有酒？」艾虎道：「有酒。那點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沒了。」白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「這孩子敢則愛喝。其實五六碗也不為少。」便喚道：「郝頭兒呢？」只聽外面答應，連忙進來。五爺道：「再取一瓶酒來。」郝禁子答應去了。白五爺又囑咐道：「少時酒來，搏節而飲，不可過於貪杯。知道明日是什麼旨意呢，你也要留神提防著。」艾虎道：「五叔說的是。姪兒再喝這一瓶，就不喝了。」白玉堂也笑了。郝頭兒取了酒來，白五爺又囑咐了一番，方才去了。

果然，次日包公將此事遞了奏摺。仁宗看了，將摺留中，細細揣度，偶然想起：「兵部尚書金輝曾具摺二次，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，是朕一時之怒，將他謫貶。如何今日包卿摺內又有此說呢？事有可疑。」即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值庫。老伴領旨，帶領手下人等，傳了馬朝賢，宣了聖旨。馬朝賢不知為著何事，見是都堂奉欽命而來，敢不懍遵，只得隨往一同上庫，驗了封，開了庫門。就從朱格天字一號查起，揭開封皮，開了鎖，拉開朱門一看。罷咧！卻是空的。陳公公問道：「這九龍珍珠冠那裡去了？」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，已然嚇的面目焦黃。如今見都堂一問，那裡還答應的上來。張著嘴，瞪著眼，半晌說了一句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知道。」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，便道：「本堂奉旨查庫者，就是為查此冠。如今此冠既不見，本堂只好回奏，且聽旨意便了。」回頭吩咐道：「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。」陳公公即時復奏。聖上大怒，即將總管馬朝賢拿問，就派都堂審訊。陳公公奏道：「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強在大理寺審訊。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，他姪兒馬強必然知情，理應歸大理寺質對。」天子准奏，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。天子傳旨之後，恐其中另有情弊，又特派刑部尚書杜文輝、都察院總憲范仲禹、樞密院院顏查敷，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。

此旨一下，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。誰有樞密院顏查敷大人剛要上轎，只見虞候手內拿一字柬，回道：「白五老爺派人送來，請大人即升。」顏查敷接過拆閱，原來是白玉堂托付照應艾虎。顏大人道：「是了。我知道了，叫來人回去吧。」虞候傳出話去。顏大人暗暗想道：「此係奉旨交審的案件，難以詢情，只好臨期看機會便了。」上轎來到大理寺。

眾位堂官會了齊，大家俱看了原摺，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，其中有襄陽王謀為不軌的話頭，個個駭目驚心，彼此計議。范仲禹道：「少時都堂到來，固然先問這小孩子，真偽莫辨。莫若如此如此，先試探他一番如何？」大家深以為然。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強一案，審的如何。文大人道：「這馬強強梁霸道，俱已招承。惟獨一隻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，搶掠他的家私一節，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。原來是個俠客義士，倪太守多虧他救出。至於搶掠之事，概不知情，堅不承認。下官問過幾堂，見他為人正直，言語豪爽，決非劫掠大盜。下官已派人暗暗訪查去了。如今既有艾虎，他是馬強家奴，他家被劫，他自然知道的。此事也可以問他。」大家稱「是」。

忽見稟道：「都堂到了。」眾大人迎至丹墀。只見陳公公下轎，搶行幾步，與眾位大人見了，說道：「眾位大人早到了，恕咱家來遲。只因聖上為此震怒，懶進飲食，還是我宛轉進諫，聖上方才進膳。咱家伺候膳畢，急急趕到，所以來遲。」彼此到了公堂之上，見設著五堂公位，大家挨次而坐。陳公公道：「眾位大人還沒有問問麼？」眾人道：「等都堂大人。我等已計議了一番。」便將方才商酌的話說了。陳公公道：「眾位大人高見不差。很好。就是如此吧。」吩咐先帶艾虎。左右一聲喊，接連不斷：「帶艾

虎！帶艾虎！」

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，如今到了大理寺，雖則是五堂會審，他卻毫不介意，上得堂來，雙膝跪倒，兩隻眼睛，滴溜嚙嚙東瞧西看。陳公公先就說道：「哎喲！咱家只道什麼艾虎呢，原來是個小孩子。看他渾渾實實，卻倒伶伶俐俐的。——你今年多大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□五歲了。」陳公公道：「你小小年紀有甚冤屈，竟敢告狀呢？大著點聲兒，說給眾位大人聽。」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供說了一遍。又說道：「包相爺要將小人四肢鋤去，小人實在是畏罪之故，並不敢陷害主人，因此蒙相爺施恩，方准了小人的狀子。」說罷，向上叩頭。

陳公公聽了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眾位大人俱備聽明了。有什麼問的只管問。咱家雖是奉旨欽派，然而咱家只知進御當差，這案子上頭甚不明白。」只聽杜大人問道：「艾虎，你在馬強家幾年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自幼就在那裡。」杜大人道：「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，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」艾虎道：「親眼見的。小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著，一同到了佛樓，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格扇後面。」杜大人道：「既是三年前之事，你為何今日才來出首？講！」陳公公道：「是呀，三年前馬總管告假，咱家還依稀記得，大約是為修理墓塋，告了三個月的假。我們這裡還有底帳可考。既是那時候的事情，為何這時候才說出來呢？你說。」艾虎道：「小人三年前方交□二歲，天日不懂，人事不知。小人今年□五歲，到底明白點了。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道了官事，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，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、隱匿不報的罪名呢。」范大人道：「這也罷了。我且問你，當初你太老爺交付你主人九龍冠時，說些什麼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就聽見我太老爺說：『此冠好好收藏，等著襄陽王舉事時，就把此冠獻上，必得大大的爵位。』」小人也不知舉什麼事。」范大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家太老爺你自然是認得的了。」一句話，問的艾虎張口結舌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